

光绪是被毒死的?被下毒的帝王多了!

一起来看中国“投毒简史”，至少有50位帝王陷入过毒药制造的阴谋中

□贾欣

专家确认光绪死于中毒

1938年秋天的一个夜晚，一伙来历不明的军人潜进河北易县内的清崇陵。他们撬开方城罩壁前壤地的砖石，凿开地下的城砖，再透过影壁下的土层往上翻挖，进入了地宫的券道，接着用松杆木片拨开了各道石门的自来石……比起东陵大盗孙殿英用炸药硬崩，这伙人的手法显然老练许多。

崇陵是清代光绪帝的陵寝，盗掘者在地宫中大肆洗劫，不仅光绪、隆裕皇后的随葬物品几乎被盗空，光绪棺椁南端的挡板还被凿开一个直径三尺的圆洞，可怜的帝王遗体被部分拉出棺外，两条小腿垂在外面。生前受幽闭，死后经荼毒，光绪帝的身世让人慨叹。不过，这一惊天盗案却给了这位憋屈一生的皇帝一个“自白”的机会：纠结清史界数十年的光绪身死之谜，就此留下答案的伏笔。

2003年，一个叫做“清光绪帝死因”专题研究课题组成立。专家们将清理地宫时保存的光绪头发与葬衣取出，放在专业仪器下，发现了一个让人震惊的真相：光绪帝死于砒霜中毒，头发中含有高浓度的砷，最高值乃是隆裕皇后的261倍，为现代慢性中毒者的66倍！

砒霜乃是一种矿物毒药，形如冬日清晨草上的轻霜。它最为人熟知的一幕，当数《水浒传》中潘金莲以之毒杀武大郎，完全改写水浒英雄与西门家族的命运轨迹。急性砒霜中毒的症状是这样的：恶心呕吐，腹痛，四肢痛性痉挛，抽搐，导致呼吸麻痹而死亡。清代晚期，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在两天之内先后去世，历史本就充满重重疑团，这一不闻于正史的真实自然掀起了不小的波澜，很多读者只需脑补，也足以唏嘘光绪的悲惨结局。

砒霜，制造了中国古代最后一起帝王毒杀案。不过，这个知名度甚高的杀手，在古代毒物谱上可不算神通广大，甚至它成为毒药也只是宋朝之后的事情。在它之前，早有无数先辈，制造过惊天动地的大案。

鸩，皇权的争斗利器

若是论扬名皇权政坛的毒药榜，“鸩”一定名列前茅。

如果对鸩稍感陌生的话，让我们一起回顾这个历史镜头：唐武德九年（公元626年）七月二日，都城长安的玄武门内刀光剑影，鲜血四溅，唐高祖的次子、秦王李世民手挽强弓，与尉迟恭等部属杀死太子李建成为、四弟李元吉，并株连家属数百人，史称“玄武门之变”。这次政变直接为李世民扫清了所有的继位障碍。“贞观之治”，以一个不大磊落的序幕开场了。

史书中的建成太子罪行累累，甚至与毒相关：在事变前的两三天，他与李元吉邀请李世民赴夜宴，密谋以鸩酒毒之，太宗归后“心中暴痛，吐血数升”。历史一向由胜者书写，但是这段凿凿的“确证”难免让人心中生疑。原因就是鸩酒到底有多毒？

鸩是古代的一种鸟。李时珍记述说，这是一种似雕的大鸟，羽毛紫红色，长颈赤喙。因为专门捕食蝎子、蜈蚣之类的毒蛇毒虫，鸩日久天长浑身带毒，哪怕在山溪中饮水洗浴，河流里面也会有毒，人畜饮后立刻倒地而亡。

鸩鸟毒性之大，所到之处草木枯死，石头崩裂。传说，只需以鸩鸟的羽毛化于上好好酒，酒的香色味非但不变，且更加清亮透明，勾人欲饮，而毒尽入。《辨症录·中毒门》一书则说，一旦饮吞鸩酒，便会“白眼朝天，身发寒颤，忽忽不知如大醉之状，心中明白但不能语言，至眼闭即死。”

因为极易混于酒中，下鸩毒的时候，不

中国历史上，从先秦到清代，汉平帝、献文帝、唐太宗、清光绪帝……至少有50位帝王陷入过毒药制造的阴谋中。这两个字轻易地予人生死，毒药，是毒还是药？服下它们的人，是被逼强迫，还是心甘情愿？历史就在这些细节中意外转弯。



光绪崇陵地宫。

露形藏，很难被识破，只要入腹，难以救治，又可以说成抱病而死，比其他暗杀手段更加隐蔽，鸩毒遂很快成为政治和家庭生活中谋杀的上品之选。

鸩酒毒烈若此，而李世民只吐血数升即免横死，饶是他内力深厚，也难免让人怀疑历史曾被反复涂抹过了。如果没有那场“鸿门宴”，没有那场借口堂皇的政变，如果李建成顺利继位……不知今天的我们将怎样形容那个盛世。

历史布满了蹊跷，不过，有一点可以肯定：在无数个转折的瞬间背后，总有鸩毒的身影，它伸出暗黑的手，轻易地拨弄着历史的天空。

毒药与它们造下的“罪案”

这些毒药，或是被阴谋者逼迫服下，或是帝王求仙致死的凶手，每一种都在中国历史上制造过累累罪案。但若全部归罪于它们，又不够公平。其实许多毒，原本也是药。善用或是毒用，全存乎人之一心。

当然，这里并未包纳古代所有的毒物，诸如对于蛇、蝎、夹竹桃等动植物，今天我们仍要提起十二分的警惕，方能保身平安呐。

后面的朝代，毒药同样泛滥，以致唐代律例中立下重典：凡是用毒药杀人，“以鸩毒、冷葛、乌头、附子之类堪以杀人者”，以及知情的卖者，一律绞死。

宋库中的毒分成七等，冷葛与葫蔓都名列其中，风光无限的鸩排名第三，最上等的毒药只需用鼻子一闻，即立毙。以嗅下毒，与金庸《天龙八部》中西夏一品堂“四大恶人”所用的“悲酥清风”算是同路，但这显然是一个远远超出武侠江湖的用毒天地。虽然书中没有更多的详细记载，但皇家大内居然专门设有毒库，显然不是杀杀蛇虫鼠蚁那么简单。

这间毒库的存在，便是宫廷斗争的残酷佐证。

与鸩毒的动物属性不同，这里提到的冷葛、乌头属于植物之毒。其中的乌头便是在张艺谋的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中引发宫廷政变的一类毒药。乌头与附子本是一物——乌头是毛茛科的植物乌头的块根（母根），附子是毛茛科植物乌头的旁生块根（子根）。乌头的有毒成分是乌头碱，毒性极强，常人只需服用3-4毫克，就会心慌、心律不齐，以致心跳骤停。由于毒性峻烈，乌头的汁常常被涂抹在兵器上。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关云长很可能就是中了这种毒箭，毒侵入骨，不得不请华佗刮骨疗毒，为蜀国的衰亡埋下了隐患。

不过，乌头、附子之毒，远不如另一毒

物的名声如雷贯耳——“断肠草”。在金庸的《神雕侠侣》中，杨过中了情花之毒，用断肠草以毒攻毒，最终克愈。从此，断肠草成为武侠小说中的奇魅之毒。其实，断肠草并不是指某一种草药，古人将服用后对肠胃产生强烈副作用的药，往往都唤作断肠草。根据各种医书药典，至少有十种以上的植物或药材，被冠上过“断肠草”的名号，而名气最大、毒性最强的当数唐律中的“冷葛”。

冷葛又名钩吻。根据王家葵先生的研究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钩吻的名实各异。汉代的钩吻，可能是毛茛科植物。唐代则主要指马钱科植物，与今日医学所谓的马钱科植物葫蔓藤相似。观其名，即可知钩吻的毒性——陶弘景说此草“入口能钩人喉吻……牵挽人腹而绝之”，可以想见中毒后的折磨。不过，钩吻在政治阴谋簿上的毒杀功绩并不显赫。这很可能与其地产东南或西南，上贡到北方的政治权力中心的机会略有关系。它远远比不上家族兄弟——马钱科的植物马钱子更有作为。

牵机药，即马钱子，乃是番木鳖树的种子。因其中含有番木鳖碱，口服极少的剂量，就容易引起中枢神经的极度兴奋，使身体呈现“角弓反张”的症状——头往后仰，脊椎前凸后弯，头向后与足相就，一阵一阵抽搐，牙关紧闭，目上视，喉头肌肉痉挛，因而呼吸困难，更不能说话，一阵紧之后一阵松，接着又抽紧，稍松之后，还未换过气来又抽紧，如是者似拉牵织布机状，数十次之后，终因窒息而死，故名牵机药。

说到这里，要感谢一位皇帝——宋徽宗。一次，徽宗视察大内仓库，发现了这座毒库，特别下了一道诏书，令地方今后不再进贡毒药，并一把火将所有毒药焚毁。于此可见，王夫之所说的“徽宗之初政，赫然可观”，并非虚言。

毒药毒药，是毒还是药？

毒药，是毒还是药，是个微妙的问题。比如人参乃是上品的补药，但因含有人参皂甙，服用过量，也会引起眩晕头痛，抽搐惊跳，甚至死亡。之前提到的附子，作为杀人害命的凶物，经过中药炮制却有回阳救逆，补火助阳，逐风寒湿邪的功效。

事实上，在很多医籍中，毒药是很多药物的总称。“是药三分毒”，神农氏在尝百草的时候，有过“一日七十毒”的经历。古语的“毒”并非今天所说的致残致死之物，比如《说文》中，“毒”又被释为“笃”“厚”，含有浓烈、苦辛的意思，所谓“毒药苦口利于病”。所以神农日尝七十毒而不死，恐怕不只因他天赋异能，而是频繁地遭遇烈性的猛草

吧。

许多毒，本身就是药。比如钩吻可以破积拔毒，祛瘀止痛，杀虫止痒，甚至使李后主牵机窒息的马钱子，也可以外用，治疗类风湿关节炎、跌打损伤、小儿麻痹后遗症。

而在中国历史上，最让帝王纠结迷惑的“毒药”，莫过于丹药。

与被动中毒不同，帝王服用丹药多是心甘情愿的。最早的狂热人士莫过于秦始皇，为了长生不老，他甚至派出韩终、侯公等方士，率领童男童女出海寻访仙丹，并留下了徐福东渡，创立扶桑的传说。

秦始皇求仙的极端与荒诞，引来后世众多非议，唐太宗李世民也说：“夫生者天地之大德，寿者短之常数。生有七尺之形，寿以百龄为限。”但这些并没有妨碍帝王们后来居上，续写一个又一个长生大梦。比如汉武帝、晋哀帝、北魏的道武帝都是丹药的痴迷者，甚至唐太宗本人，晚年也追求仙道丹药之事，最终因为服食了胡僧配制的“长生药”，导致暴疾不救。

帝王何以迷恋丹药？曹丕的《折杨柳行》或许能解一二：“西山一何高，高高殊无极。上有两仙童，不饮亦不食。赐我一丸药，光耀有五色。服之四五日，身体生羽翼……”纵观漫漫长史，最崇尚丹药的莫过唐、明两朝。唐代的21位帝王中，迷恋金丹服饵术者至少有11位，而明代的16位皇帝中，服食丹药的也有9人。帝王们服用后或中毒暴亡，如唐穆帝李恒；或疽发于背，如唐宣宗李忱；或得疾体肿，如明熹宗朱由校，几乎所有帝王无一不是脾气暴躁，喜怒失常。为什么会有如此症状？究其原因在于炼丹的原料。

帝王的丹药多用金石炼成，比如葛洪在《抱朴子·金丹》中说，五石乃是丹砂、雄黄、白、曾青、磁石。其中丹砂主要成分为硫化汞，雄黄与白之中均含有砷，都是天生带有毒性的材料。如果服用适量，丹药确实有壮阳健体的功用，像魏晋名士服用过“五石散”后，常体内大热到隆冬裸袒食冰的地步。但如果一味追求壮阳长生，则会制造一幕幕荒唐的历史大戏。

嘉靖用一别号：“道教皇帝”。他崇信乩仙，爱好青词，多次下令在全国广泛搜寻壮阳补益、长寿不老的仙方。大批方士投其所好，纷纷献技邀宠，到了荒诞奸佞的地步。其中最荒谬的乃邵元节、陶仲文等进献的红铅、秋石。

红铅以处女的初次月经制成。方士挑选眉清目秀、唇红齿白的美貌少女，进行仔细调养，等到这些女子出生5480日（约15岁）的时候，见到两颊、印堂发红，身热气粗，就准备接收红铅。常见的炼制方法是，将红铅和入茯苓末，加麻黄、丹砂制成丸药，据说服后壮阳补益。秋石，则是取童男的小便炼制，因为迷信童男童女的气血旺盛，真元之气没有耗散，这些丹药统统被用来为嘉靖皇上助阳行淫。

荒诞大戏中，宫女们深受毒害。因为炼丹要取用大量红铅，这些十三四岁的宫女不能随意进食，只能吃桑、饮露水，许多人不得不吞食药物催逼月经。年轻的宫女亦常被充作采阴补阳之用，痛苦不堪。也因此，才有了上述一场“壬寅政变”。

其实，嘉靖等皇帝服用的丸药中，主要成分无非是丹砂等物，也就是铅、硫、汞类的化合物。服用后能引起末梢神经兴奋，引发性冲动，自然有壮阳之用，并非人之血便功效。久而久之，服用者便会喜怒无常，脾气暴躁。难怪李时珍在作《本草纲目》的时候，斥其为“鼓弄愚人”的邪术，“殊叹可恶”，不予录于书中。

明代末年，红铅、秋石之药风行不绝，甚至从宫廷到富商大贾，都陷于癫狂与痴愚之中。这一次，丹药的毒不仅发作在人体内，更是弥漫在整个社会上层。与其说丹药有毒，不如说帝王心，名利心才是最厉害的毒吧。 据“大遗产”公众号